

賽珍珠自傳(十一)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我的多元世界

首都的改造「關馬路」

我最擅長於照料家務，如何使遭難的家恢復舊觀成爲我的挑戰、創造和享樂。如果生爲男子漢我會利用閒暇著書立說，由妻子呵護，秘書和管家的所簇擁。身爲女人，只好在處理家事之餘抽空舞弄文筆。因之使南京的家復甦着實花費幾個月之久。

我並非講求完美者，却精於設計，認爲室內外佈置得規律美好實爲居家生活所必需。若有一間專用的書房，我會像工蜂似的使它樣樣就緒，而後才會安下心來寫作。於是我安頓下來，佈置家中的例行安排。老父安置到他原來的房間中，孩子們有育嬰室可以尋找樂趣，傭人各有所司，只有花匠從軍他去無法找到替工。不久我又重新享受原先的生活。

看來如此，實際上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嶄新的世界。因爲我出外一趟發現由國民政府治理的首都南京和以前軍閥時代迥然不同。蔣委員長是政府的領袖。他是精神煥發腰桿挺直的軍人，我們從來看不到他，不過却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有一天老裁縫說他們要來拆民房關馬路了，使我對新政府的畏懼心達到頂點。我們聽到使南京翻新的謠言已經很多。南京定爲首都使人們感到榮耀。外國使館在皇帝都城已經住得够久，能够和過去一刀兩斷總是好事。何況上一回真正中國人建都的地點正是明太祖在南京幹的。直到如今城外明孝陵墓道兩旁還留下供人憑吊的石人石馬哩。不錯，後來明成祖又遷都北京，但也可以爲國府找到一個先例，等到削平全國軍閥之後再遷都北平有何不可？

那時我們聽說南京將建設爲現代化首都，開闢寬敞的馬路，電燈、電話會次第架設，汽車在馬路上馳驅，大百貨公司會紛紛興建。新的公共建築，包括中央部會，電影院，會先後出世，甚至會有現代化的下水道系統和自來水。我們姑妄聽之，心中有點懷疑。南京是古老的城池，有如耶路撒冷。石板街道狹窄而且蜿蜒，若是黃包車和轎子在街上碰頭，行人只好貼身緊靠着兩邊的牆壁讓路。圓卵石鋪成的街道兩邊留下明溝，家庭污水，不問廚房或洗澡的下水統統由明溝排洩。尤其在雨天空氣中總散發一股尿味，除了婦女

在房中上馬桶，男人總是輕鬆地出來面對牆角小解，每隔一段時間總要抱着小孩對陰溝排尿。至於當街放置的攤位每天總是把魚蝦、蔬菜、肉類、水果排得滿滿的，有空檔則由算命的和舊書攤所填補。要是開關馬路，這些生活必需的攤位會轉移到何處呢？

我隨裁縫出來走了幾分鐘果然看見一部大機器停在路邊。我從未見過；所以也叫不出名字，只見有個年輕人坐在機器上，由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青年在前面指導緩緩的碾過一邊，然後再換另一邊。他們做什麼？機器在推倒街邊的平房，用手工砌起的磚牆以石膏糊起的內壁。這種平房在風雨中已歷時百年，禁不起機器的一次碾壓立時應聲倒塌，變成一堆瓦礫。

要是革命以前，我會出面干預問年輕人做啥？原因爲何？如今世界改換，我是外國人，我站在人羣中守視，意志沮喪，不發一言，一個老太太爲世居的房屋一朝毀掉而哀號。我輕聲問她兒子公家有否補償損失。他耳語說，他們答應賠錢，可是遭拆的人家都不相信諾言，我猜想有的得到補償，有的沒有，要看看承辦人員的誠實性而定。

我帶着沉重心情回到自己重建的家。我知道從拆市房那天起新政府就為日後的失敗種下惡因，政府如果不為所統治的庶民着想，不為民眾爭取利益時早晚要失敗的。新政府立脚未穩，竟已疏遠了民眾。我也為那些留學歐美回國從政的政府官員難過。他們帶着學位返回鄉梓熱心為國為鄉服務，可是他們在國外的歲月忘記祖國是龐大，文盲，中古化或者暱稱為「封建」的。就長住斯土的我看來雖然古樸、污穢、文盲遍地，中華仍是美地，它富於哲理智慧和古老之美。我覺得中國人天生有着積聚的智慧，精於世故，天真無邪，除非從小留洋，上述特質就會慢慢成熟，可怕的是留洋或受西方教育的中國青年常常失去中國的哲理。他們不東不西，他們目空一切的滿口救國却是失落的一代。後來我把首都的改造寫成短篇小說，題名：「關馬路」，又把那些熱衷於建設的青年寫入「上海即景」中。

孫文奉安大典盛況

那時連美麗紫金山麓也出現奇特的變遷。從閣樓的窗口遠眺，我可以發現在松林與竹叢中間有一塊白色疤痕日益擴大。原來是建造中的中山陵。國民政府決定把孫文先生防腐處理了的遺體從北方移至南方來，長眠在鍾山之麓。孫中山逝世一周年時為中山陵工程奠下基石。建造過程我時常去陵園觀看進度。起點處築了一座門房，而後白色大理石的石階一條蟒帶似的伸到半山的墓地。我每次上去總要數臺階的數目，可是現在還是

忘掉了。墓地正面為一宏偉的紀念堂，後面就是墓穴。紀念堂頂上藍色琉璃瓦微微向上彎曲有如古老的寺廟。堂前的大片大理石廣場確乎十分壯觀，從石欄干下望南京附近若千里盡收眼底。右方是蜿蜒的城牆，其中是密密麻麻的城內人家。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逝世已逾四年，中山陵完工後舉行孫文奉安典禮是一個大日子。準備工作已進行數月之久。較困難的調諧步驟，縱屬臨時性質，端在使孫中山的未亡人宋慶齡得以和其他至親包括蔣介石委員長本人和陸相處，宋慶齡是親共的，她會不會來參加葬禮呢？她來了，眾人如釋重負。孫文下葬禮若未亡人不在場是難以想像的。當時謠傳她雖來了，却拒不與家人交談。無論如何奉安大典諸事順利預備中。

奉安大典期間我接待了兩位貴客，其一是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博士，另一位是教會醫師泰勒。孫文遺體就是由他做的防腐處理。

施博士體形魁偉，儀態儒逸，受過東、西方文化深遠的薰陶。可是他對南京物質生活條件的欠理想毫不掩飾。因為我家設備比較別人像樣些所以受託接待施肇基。可是連我家也沒有電燈和自來水，以施博士在海外多年慣於利用的現代化生活設備。他講起曾經到過我的家鄉，留下美好的片斷印象，我却竭力糾正他對自己鄉土倍覺沮喪的觀感，我還記得餐後跟他心直口快李嫂的一段對話。李嫂子那時又恢復主廚助手的身分。

「真可惜」，李嫂子以她率直的語氣大聲地說出：「我們這麼一位漂亮的貴客小時候吃過太多的雞腿。」

「你怎麼知道他吃多了雞腿？」我好奇的問。這時大司廚已離開廚房留下李嫂子在收拾殘餘什物。

她反而問我：「難道你沒有注意他的一雙手不停地顫抖？」

「不錯，」我的確見到施博士略微緊張的顫抖不已。

李嫂子下結論道：「那就是因為小時候他吃過太多的雞腿。」

「一定如此，」我表同意。我知道如果唱反調，李嫂子會叨嘮幾個鐘頭證明我是錯的。而且那時已經不早了。

至於受招待的泰勒醫師，我只記得他恬心孫先生遺體經他防腐處理後，能否禁得住六月天的熱度。當時頗為緊張，因為民眾極願瞻仰他們已故的開國英雄，意味銅棺要打開許多小時，國父的遺體承受得了熱浪的煎熬嗎？儘管泰勒醫師十分緊張，盛遺體的銅棺還是打開好幾小時，遺體總算無礙，只有雙手不行，因而戴上了手套。於是一切進行順利。

自己對奉安大典的記憶是純然在路邊旁觀者的平實印象，畢竟也是最有興趣的回憶。那天守視靈柩過路兩旁的民眾可以說萬人空巷，我夾在人羣當中動彈不得，一邊是氣味難聞的叫化子，另一邊是位身體肥胖的鄉下主婦。當靈車的送殯行列緩緩通過時，我從前面人頭夾縫朝上張望，後邊挨到生人的推擠。維持秩序的男女童子軍身穿制服等待很久，早已汗流滿面，學生和社會青年，

各個社團機構的代表，軍隊和軍樂隊，一排排地列隊而過。

最後我見外國要人的送殯行列，身材姣好，穿戴精緻的英國人，戴着絲質高頂禮帽，面色凝重，歐洲官員胸前綴滿耀眼的勳條與勳章，頭上纏着布巾的印度人，身穿寬大西服的小個子日本人，還有像一夥生意人的美國佬，有如事務員不似外交官。他們結隊默默地有秩序地走過，最後是用綢子和飄帶裝飾的大靈車緩緩駛過，後面跟着執紼的族人和中國顯要。

我們站了幾個鐘頭才看到送殯行列，當時又設法搭上能夠利用的交通工具加速繞道趕往城外再一次守視送葬的行列。我在山麓人羣中旁觀。如今我記不得節目如何進行的，依稀記得人們以各種語言致詞，呈獻花圈，齊唱輓歌。統統由揚聲器對外廣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音響設備。儀式完畢幾乎所有民衆先後離去，我才沿大理石臺階拾級爬上中山陵，陵前是饗殿，和整個工程規模相比，饗殿顯得不够宏大。

正當此時我看見蔣委員長從正廳內部走出來，他穿着軍裝，左胸綴着成排的勳章、勳條。他的兩目炯炯有光，非常黝黑的眸子毫無畏懼。我看着他大踏步走過饗殿，在大門口佇立片刻，俯瞰山谷的景色。在落日耀眼的光輝中他佇立了很久。我站在暗處，一動不動，離他很近。

共黨猖獗官僚跋扈

在我記憶中國民政府一直沒有過太平日子。就我記憶所及，蔣委員長先率軍北伐然後制服軍

閩的叛變，往後他的軍隊尾追掠過半個中國向西北逃竄的共產黨。追殺共產黨甚至在我教書的班上發生。我不時發覺班上出現空位子，探問學生的下落會得到難看的臉色，意味學生以共黨分子罪名而被捕。有時我設法救人免其死罪，有時辦到，也有時失敗。

我猜想其中有共黨分子。他們異常年輕，也可能爭取他們回頭的。可惜，那時沒有給予自新的機會。但是我知道許多人並非共黨。有些人被同學拉去集會，看自由思想的雜誌或許批評政府就因而被捕下獄。整個國內數以千計的青年男女，並非共黨，只因共黨分子的罪名而被捕。這種濫捕行為也使政府受到削弱。

城內和鄉下的百姓沉默地守視勇敢的年輕官吏、留洋回來的專家、知識分子和學生以及改革家從頭建設起來。中國自古以來認為刑法是為罪犯而非為好百姓訂立的，官員更不會被判刑，「刑不上大夫」。於是新官和知識分子往往破壞他們自定的法條。他們甚至不服從汽車速限的新規定，只因他們跋扈成性，目空無人。我的英文班上就有一個現成例子。他是政府一位大官的漂亮兒子，每晨坐美造小轎車上學，司機由白俄駕駛。這位高個子兒子身穿軍服，名字前面冠以「中尉」官階。他每天到的比同學為晚，聽見馬刺刺耳的聲音就知道他駕到。學期終了時他不來大考，我不給他及格，因為他從來不呈繳指定的練習作業。我當了他功課卷起他火冒三丈。

「你不知道我是革命軍的尉官嗎？」他理直氣壯問我。

「就我而言，你是大學註冊的一位學生，確巧分配到我的班上而已。」

「家父——」

「這對我毫無不同」，我於是把民主政體的真諦細心解說給他聽，一面竭力自己忍住不致發出笑聲，因為我看着那張驕傲又好奇的臉不禁要發笑。

他不過是一例而已。中國百姓對於新官僚却常記在心，覺得和老一輩的並無不同，他們盼望不止於換個政府而已，他們希望能有個新世界。

處女作「東風西風」問世

就在這一段時期我迅速回美國一趟，安置我那心智不全的長女在一座學校，我倉促間拿定主意，因為我預見中國不久會經歷戰爭與革命的不穩歲月，低能兒以托庇給庇護所較為得計，一九二九年我回美的幾個月當中我首次獲悉我的處女作：「東風；西風」已為出版公司所接納。早在一年前我已把原稿郵寄給紐約經紀人勞大維。後來因瑣事所累我幾已遺忘這一碼事。我前往水牛城訪友時，一封勞大維的電報從中國追蹤而至，告訴我原稿已為戴約翰書局接納，要求我到書局去商討少許有待修正的細節。

接到電報時我正感到非常孤寂，為了和女兒從此分離而難過。看到電報未必能有所補償，但的確從另一方面使我心緒為之一振。我的經紀人和書局對於我慢慢吞吞回信至感驚訝，事實上隔了幾週我才去紐約。我認為自己處事慣於慢條斯理實導緣於我在世界上一個古國生活得太久。

我終於去到紐約會見我從未謀面的文稿經紀人勞大維。我隨他拜訪戴約翰書店，很耐心地坐在荷蘭式賓州長條檯上。那天長檯是放在門廳以內，如今它當做紀念物放在我家客廳中。當日書店主人午飯後較晚才回辦公室。他回來後告訴我他親自裁決為「東風；西風」出書的，使我頗感興趣。他的幕僚贊成與反對出書者勢均力敵，戴先生自己投下決定性的一票使我的稿子有機會出書。他坦白告訴我，做成這一決定並非它是本出色的好書，只因他相信發現一個可能繼續成長的女作家。勞大維事先已經說過，那份原稿已經訪遍紐約所有的出版商，如果戴約翰書店再打回票就要原封退給我。因此我的心態十分地謙遜，其實多年以前孔老師早就這樣教導過我。我並未垂頭喪氣，也未趾高氣昂。後來我隨即離美返回中國。

短少了長女的南京家中顯得有些空虛，縱然高朋滿座也無法加以彌補。我這時決定，寫作的時機真正開始了。於是把閣樓書房拾落就緒之後，有一天早晨我把中式方桌子對正山景擺好。其後每天上午把家事吩咐停當，我就坐在打字機前開始寫作：「大地」。

創作「大地」譯「水滸傳」

「大地」的故事梗概早已在腦海中成形。說實在的，我經歷的一幕幕人生旅程早已替「大地」堅決而迅速地打下底子。曠使我寫作的動力則來自替中國普通老百姓和農民伸張正義的一股怨氣。我私下非常歡喜而且景仰農民和普通百姓，

直到如今此志不渝。我選北方的縣城做為我書中故事的發源地，至於南方的富庶城市我是以南京做模特兒。我的寫作素材可以隨手拈來，我熟知當地的百姓，一如我清楚自己的一切。

我寫作的所有故事都是這樣參差交錯的。多年以後，譬如我寫「近親」(Kinfolk)時，也是以北方鄉下做為部分的背景。陶大叔把割下來的的大腫瘤泡在大酒瓶裏供人觀賞，實際上取材自張太太的活生榜樣。她鼓足勇氣讓外科醫生給它拿下來，盛在酒精瓶中放在她家大廳供人參觀。

「你書中的人物統統實有其人麼？」我總有一百多次被人問過同一問題。當然他們實有其人，從封了塵土的記憶中加以創造，然後賦予誠摯的愛心。不過這些人物在書本以外的行為跟書中的做為完全一樣。

與長女分開之後，雖然我裏裏外外忙個不休，我仍然覺得長晝漫漫。下午我在新改組的國立大學教英文，四點鐘回到家裡少不了朋友們共進茶點，青年中國學者，中國老朋友，教會在南京成立語言學校的美國和英國學生。可是日子仍然漫長得難以打發，晚上，週末，還有放暑假時的大夏天，我不再重視上牯嶺去避暑。每逢夏天我的餘暇顯得更多，因為老父總是跟妹妹家人到廬山消磨最熱的兩個月，家裡越發寂寞無人。這促成我下決心把偉大的中國小說「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後來我取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中文標題直譯成英文似乎毫無意義，雖然中文本身是有隱喻的，因為在

中國強人和海盜每以湖邊和河又為藏身處所，水滸就指藏在其中的綠林好漢。我足足花了四年工夫翻譯那本巨著，我不打算創作而且教學工作有空閑時我就做翻譯。

那是很有見地的經驗，儘管「水滸傳」寫在五百多年以前，可是中國生活的花花世界依然一成未變。中共二萬五千里逃亡到陝北的過程中我看出其瘋狂的反政府行徑一如水滸人物反抗大宋王朝。

一樣嗎？不對。現在增加了一些危險得多的成份。宋朝的匪幫並未在一面窮凶惡極的旗幟下組織起來。他們是中國王朝的叛徒，反對不公平判他們罪的官府，他們只有一種粗率的正義感，促使他們幫助好人，摧毀暴政，不問對象是官員或者村中惡霸。但是我知道如今共產黨是世界運動的一部分，當中共與俄共聯手作亂時就造成史無前例的新災難。

可是我仍為一冷眼旁觀者。當時外國人對青年知識分子毫無影響力，除了少數從海外禮聘來的顧問——英國的羅素即為一例。他朝年輕人煽了一把火，不久他們就談起自由戀愛，意謂自己有權選擇丈夫或妻子，弄到老一代的中國朋友以及他們的雙親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跟老鄰居吳太太碰面時她每回總會問我兩次「改換朝代成為共和國的意義就是為這個麼？」我無法作答，因為我自己委實也不清楚生活在共和政體下的意義。

杜威·門羅訪問中國

美國教育家杜威與門羅 (John Dewey

& Paul Monroe) 曾運袂前來中國協助改組新

制公立各級學校，他們草擬了健全的計畫，每省設一大學，每道一高中，每縣一小學。當時無法實施義務國民教育，因為能够在公立學校執教的師資太少了。至少三十年內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國學齡兒童沒有學校讓他唸書。

如今我親眼看見美國實現公立義務教育這麼多年，有時也不免自忖，不管想法多麼異端，究竟這樣的強迫教育是否為美國祖先所策畫的制度？美國教師的任務是艱巨的。我見過老師在教室中規勸那些無心向學的青少年用心學習。課堂內聲音嘈雜，學生們有些故意搗亂，老師仍須循循善誘，最困難的是，我發現機器匠、卡車司機、磚瓦工，都是善良人但却胸無點墨，不過他們賺得的工錢要比教師或大部分勞心的人多得多。因此我對美國孩子們感到迷惑一點也不責備他們。也許正如一位青少年前天告訴我的，一個人高中畢業後學開車能够比大學教授收入更多時，他又何必去讀大學呢？在當時的中國，勞心者，知識份子永遠賺取最高薪給。因為他們的知識價值連城，不是尊敬他個人而是因為知識為做人的智慧源頭。至於技術性知識則認為不可同日而語。

數典忘祖的留學生

像個旁觀者我冷眼觀察我的中國世界在蛻變。政府成立許多的新機關，由一些聰明的年輕人當家作主，他們從國外留學回來，善操英語、法語或德語，比中國話講得更好。記得有一次我參

加宴會，鄰座一位中國留學外國的青年問我那天我怎麼消遣的。我告訴他當天我騎馬下鄉跑到很遠的一個村子去看梁武帝時代遺留下來的石獅子古蹟，那是個秋高氣爽的好日子，空氣涼爽，四野樹木呈金黃色。中國鄉村到秋後最為美觀。稻田收割以後，拾穗的婦女身穿藍棉衣背着竹籃子走到稻梗的田地檢拾遺下的穀子。她們身後又跟着一大羣白鵝再把拾穗人留下的每一粒穀子收拾殆盡，我騎馬順石板土路身心愉快的找到梁獅村，然後下馬。

收穫完成後全村沐浴在歡欣氣氛中，打穀場上年輕婦女逗着兒童玩耍。打穀場已經掃得乾乾淨淨。老年婦人坐在門口搖紡車。我從未到過這個村子，可是從西洋書籍談論中國雕刻部分我早就知道梁朝的石獅子。於是走到村子的盡頭一眼我就認出那些石雕刻。當時村婦把洗好的衣服搭在上面曬乾。從襪襪的藍老布衣褲空隙中那些高貴的獅子經歷幾世紀的風霜雨雪依然用耐性的姿態昂首張望。村民曉得這些石獅的底蘊，都是梁朝遺物。他們爭着把史實一五一十講古給我聽。

那晚吃酒席時我照樣複述給鄰座聽，他是西裝筆挺的高個子青年。我看得出當我複述梁朝石獅時他根本心不在焉，因為我看見他一邊飲茶，一邊用手指敲打桌面，有時咳嗽，有時偏促不安地轉動坐椅。等我講完，他一口咬定說：「南京附近沒有梁朝石獅子。」

對他的數典忘祖一口抹煞史實我感到震驚，只得委婉地表示抗議：「西洋學者專家長久以來

對這些古老的動物雕刻羨慕得很，你可以看到照片和資料——」

他更大聲的斥說：「南京附近沒有梁朝石獅子。」

我早就聽說我們當中有些人是死腦筋，於是我就閉口不談。此後我想到主持政府機關的年輕主管時，我總會連想到那一晚的經歷。我在這裏提起算個例子——如非證據——顯示無知有多危險。至於梁朝石獅子我確信它們仍然像幾百年前一樣蹲踞在原地。同時我更相信鄉下村婦照樣把洗濯過的衣物晾在石獅的肩膀上曬乾。

作品反應農民生活

且說我那時正創作「大地」，一共費時三個月。自己繕打原稿兩次。完成以後我對它的價值至表懷疑，可是又能央求誰來評鑑呢？剛好我哥哥奉紐約米爾班紀念基金會之囑來華考察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運動，以便決定應否撥出一筆鉅款作為資助。他只有短短幾天住在我家。我面帶含羞的告訴我寫好了一本小說。他頗感興趣，像平時一樣的和藹可親，却使我無法啓齒要求他花費寶貴時間閱讀我的原稿再批評是否够好。老父當然不會擔任試讀工作，此外，我也找不到別的人。於是我只好把原稿包裝妥當郵寄紐約，一面忙着別的事，一面在安心等待。

我在當時最瞭解中國普通農民這個羣體類型了。他們心地善良，極為強韌，生活十分簡樸，任事直接了當，可是心眼也蘊藏着急智和慧黠。中國人口約百分之八十由農民構成。雖然人多勢衆

，可是由於目不識丁以至他們的心意無從表露。農民們儘管未受教育，生活在原始條件中，却很健壯、可愛而且是心智聰慧的，正是現代那班無根而殘暴的一羣青年聲言要以「教育」的對象。托爾斯泰曾說：「農民是國家的馱馬」，這話我最起反感。是誰使農民淪為馱馬的？若善加對待，這些馱馬難道不會改善成為棟樑？我在中國這麼多年最使我痛心疾首的莫過於看見馱馬兩百磅重穀物的農民負責搬運，在重壓下瘦如柴木的細腿不停地戰慄。偌大重量運馱馬也不勝負荷。

亞洲領袖甚少清楚自己農民同胞的質地，很少人推崇而且給大地普通農人以應得的評價。連共產黨的花言巧語也是罪孽深重。我看不出共黨真正會給予農民上好的評價，他們只會假冒偽善給農民戴高帽子。多年以後我在紐約公寓的客廳裡接待一位年輕中國女性。她一五一十把中共整農民的種種花樣告訴我。我看透那些假冒偽善的罪行。

寫完「大地」以後我意猶未盡，馬上動筆寫一中國農婦畫像，書名「母性」。這本書的主角對美國讀者言過於遠，當然不易為書評作者所了解、接納，但在法國、義大利以及農村婦女十分活躍而且眾多的國家就比較引起共鳴。作家的安慰之一就是總會從某地冒出讀者表示他的欣賞，其實我寫完「母性」之後很感失望就把它丟到書桌旁邊的字紙簍中。幸好專管打掃房間的侍童有事請了幾天假，否則一定會倒到廢紙爐裡付之一炬了。我把原稿取回重加修改，終於定稿。但仍然冷凍好幾年才拿出來讓出版社過目。

慈父見背長江大水

一九三一年從各方面言是多災多難的一年。是年老父見背，得年八十歲。是夏長江大水，中下游一帶氾濫千里成災。多少人一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洪水。同年日本在帝國建造者陰謀下一舉攫取了中國關外東三省。所以頭腦清醒的中國人和少數白人知道「九一八」事變是全面侵略的預兆。協助我翻譯「水滸傳」的龍先生焦急地問我：「日本人強佔滿洲的意義難道英、美人士不瞭解嗎？它一定會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告訴他英國人和美國人都不會瞭解到這一點。

就我而言，那年最創痛事件是老父之死。我已在「戰鬪天使」一書詳述他的生平，此處不贅。他在世最後兩年苦行自勵的生涯使形體日益羸弱，他日益趨近使徒的行徑。是夏他循例上廬山牯嶺和老友和妹妹一家小聚兩個月。暑假告終快要回南京來時父親老毛病赤痢又犯了。他迅速瘦下來，幾天之後與世長辭。我受困於長江大水竟至無法奔喪。父親去世使我與童年的關連從此隔斷。以後我自己要跟新的紛擾世界相搏鬥。父親把世事看成終會有善果的哲學從此也與我家絕緣。

我早先出版的母親傳記「流亡者」使美國讀者有一部分人以為我不愛我的父親，恰好相反，我逐漸長大才懂得熱烈而尊敬地愛慕父親並且瞭解他。

談起那次洪水真是奇觀，滾滾黃色濁流越過

城牆侵入離江邊七哩的城區。我時常策馬循山路登上紫金山瞰視下界一片泥濘海。城內居民變成難民，真是古怪的經驗，從前他們慣於施捨從北方因旱災而南下的飢民。我們不得不組織本城救濟社團。工作十分吃重，一直做到大水消退為止。陸上居民變成船戶，依土地維生的農民現在全家住在舢舨中依賴魚蝦為生。人們逆來順受不發怨言，也未抱怨誰該為這場天災負責。

儘管滔滔的大水帶來巨大的損失，我也曾欣賞另一種野性的美。天光反映在大水面上，我時時坐在紫金山嶺石塊可以看見名勝已升起奇怪的高度。右方石頭名城的城牆在水中有了倒影。夏天傍晚時常泛舟的玄武湖變成新海的一隻勝臂。日落西山以後整個新海歸於晦暗，泥濘的地方變成金黃色澤。我下山以後需要搭乘小船搖到我驢馬的樹旁。

在烽火中遷居北平

除了洪水帶來的災難而外，日本軍閥得寸進尺的侵略行為使人倍受蠶食的痛苦。先是一舉佔領東三省的要害地點，然後攫取戰略省份熱河。從一九三一至三三年日軍在東北也在上海惹是生非，國民政府抱着不抵抗政策，外交當局一心訴諸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的仲裁，却逐漸發現已在世界上陷於孤立無援的地步。後來日本勢力屢屢乎逼近華北地區，又在上海增兵發動「一二八」戰役。中國華界精華部分大都毀於砲火。誰也不知日本軍人是否要沿着長江繼續擴大軍事行動。

那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規勸所有在南京的美

國僑民趕快把婦孺撤走。有鑒當地反外人的情緒日增，我就帶着小女兒去了北平。

我早就想在北平待一段時間，而且我也希望做一點古版本水滸傳的研究，希望找到附有插圖的版本。現在回想起來，待在北平的幾個月無異

是我在中國生活的愉快插曲，能全心全意探尋史蹟，到處攬勝，會見各國男女真算一樂也。寫北平的文章太多了，我不擬在此贅言。我是以遊樂心情來居停的，腦筋專心注重中國過去的深根，同時也要顧到透視稍縱即逝的現在。我在北平拿

定主意或早或晚我必須離開中國返回美國，因為我覺出戰爭和災害迫在眉睫，恐怕不准任何白人可以留下來，蔣委員長揭舉的「先安內而後攘外」政策受到阻撓，只見日本陸軍已傾巢而來而中央軍仍在西北追剿中共的殘餘力量。

中外文庫
之三十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台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二一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